



村庄的牵念

■ 内蒙古赤峰 刘万祥

夜深人静的夜晚，躺在床上，常常会想起我那并不遥远的村庄，那些虽然发黄但却依然清晰的记忆。

绿草、锄头、麻雀与村庄夜晚的月亮，低矮的青砖房，还有那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轻轻一推，就发出“嘎吱吱”的尖叫。袅袅上升的炊烟，几棵粗壮的榆树，还有窗下那口压水井。那里蕴藏了我太多太多的渴望与梦想。多年以后，当我在某一个小城冬天的黄昏里站在自家阳台上，独自眺望我曾生活了十九年的村庄方向时，从家乡赶来的雪花落在我的睫毛上，湿润了我的双眼。我看见漫天轻轻飘下的雪花中，有一只孤独的鸟在栖惶之中飞来转去，似乎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它将何去何从？它是否也像人一样，在这寒冷的夜晚也想与它的亲人围坐在温暖的火炉边共享属于它的那份幸福与快乐呢？

我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有一只鸽子落在了我家低矮的手工砖垒就的海青房房顶上。它咕咕地叫着，像是失去了情深意蜜的恋人，而我在房檐下，正使劲地用尖镐劈着秋天从田里灌溉的水渠边挖下来的木头疙瘩，以至让冬天的夜晚不再寒冷。晚上，我家的土炕上躺满了我的弟弟和妹妹。母亲用玉米秸秆把炕烧得滚烫。怕夜里凉下来，又往火红的灶膛里填上几块我白天劈下来的木片。因为我家当时开着“炕席”的家庭作坊。一进入冬天，全家人就开始忙碌，一道工序一个人，谁如果偷懒，就会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甚至辱骂。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压好一捆编席用的“糜子”，然后匆匆吃过早饭，拿上铁锹坐上生产队的牛车去拉沙子，即把沙子拉到生产队的盐碱地上，以改良土

壤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中午歇气时，我还得用锋利的铁锹再去沙包上连挖带砍一捆叫做“沙巴嘎”的野生植物，收工时扛回家做柴烧。晚上吃完晚饭，继续加入到家庭作坊的行列之中。

但我仍忘不了那只鸽子，希望它没有飞走，希望它能找到它的恋人。于是我借故去厕所，在低矮的房檐上，借着从屋里照出来的微弱灯光，极目搜寻，却未见那只鸽子的踪影，就有些失落和沮丧，以致于再次回到屋里总是走神，精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又怕被父亲发现，心中就有一种负罪感。仔细想来，就是那只鸽子惹的祸。

那个冬天比较寒冷，空气都似乎凝固不动，只剩下泥土和树木在清晰地呼吸。村庄里错落的房舍在银灰色的月光下依稀可见。万籁俱寂的夜晚，只有月光照着这个躲在我灵魂深处的村庄。那时大学还未招生，我不知道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白天依旧去生产队拉沙子，夜晚依旧与父亲和弟弟妹妹们一道编炕席。编成的炕席，一卷一卷的，遍布了整个院子。

我的心灵似乎已承受不起这样村庄上空的月亮了。

它是诗人心中纯洁的纤尘不染的蓝月亮，可是它只能在诗歌里出现，只能在我的梦里出现，像我的灵魂一样，紧紧地附在我的身体上。

那个寒冷的冬天过去不久，我考上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到了现在生活的小城。一晃就是几十年，每当华灯初上，人流如织，人声鼎沸之时，我还是不由得要抬头看看月亮，虽然它昏黄一片，没有记忆中村庄的月亮亮。可我就是忘不掉舍不得它。

走进小岗村

■ 安徽合肥 王唯唯

车行至凤阳县小岗村村口，老朋友汉寿兄在此已等候多时。退休前，我和汉寿因工作关系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退休后几乎没联系，更别说见面了。这次是我退休六年第一次和汉寿见面。

穿过“凤阳县小岗村”牌坊，一条近20米宽的大道直通村中。大道两旁是一栋栋颇有徽派风格的新民居，游客人来人往，俨然就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街。汉寿告诉我，脚下的这条大道叫“改革大道”，自小岗村成为红色旅游景区后，村民们就利用前院办农家乐和小超市，后院改造成民宿，现在小岗村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突破百万。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首1979年开始在当地传唱的《大包干歌》，在大包干纪念馆里不停地滚动播放。纪念馆大厅里的一座雕塑，复原了1978年冬天，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地在纸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场景：18个农户或坐或站，在同意“分田单干”的字据上，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众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翔实丰富的资料、图片，完整地再现了当年小岗村人“大包干”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纵观产生“大包干”的时代背景，其实就是一种“敢为人先、敢于改革”的创新精神。民以食为天，为了能吃饱肚子，才有了这“大包干”的出现。正如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无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敢于第一个走路的人，就是真正的先驱者。毫无疑问，小岗村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原始起点。

走出纪念馆，我们来到一个“金昌食府”的农家乐，汉寿指着菜馆的招牌说，这家的主人叫严金昌，也是当年18户农民中的一个，今天中饭我们就在他家吃。

走进店里，迎面墙上挂着一张习近平在“金昌食府”考察时的照片。汉寿指着照片上的严金昌说：他是小岗村唯

一一位见过国家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来小岗村考察的人。如今，“金昌食府”成了网红打卡地。看着照片，我想：一位普通的草根农民，一生中能有幸和国家三代领导人见过面，对他而言，自然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当然这里不排除有着许多时代的因素，但也有着他敢于承担一切的奋斗精神，从而成就了他如此精彩的人生。

今年已经78岁的严金昌十分健谈。严有7个子女，除了小女儿嫁到外地，其他子女都在村里从事服务行业。其中排行老五的严德双前几年放弃在外打工，带着媳妇一起回到小岗村，跟他一起开了这家农家乐。起初只有4张桌子，现在已扩大到二三十张桌子。“自从习主席到我家考察之后，现在来我家吃饭都得提前预约，光农家乐这一块，一年就收入二十多万。我现在不仅是18个‘大包干’带头人之一，还是我们村致富带头人之一呢。”从他略带骄傲的言语中，满是对新生活的满足。

说到当年的大包干，严金昌接过我的话茬说，“大包干只是我们村的第一次‘革命’，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并未真正走上致富路。‘一夜迈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这是八十年代我们村曾经流传的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后，我们村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就是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分田到户’转到‘分红到人’，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我家60多亩地全部流转了出去，每亩800元的租金。当然，流转出去的是经营权，承包权还是咱自己的。”现在小岗村1.45万亩可耕地中，已流转8800亩左右，由村集体企业小岗创投公司统一对外发包经营。从2018年起，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就突破千万元大关，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9元，远远高出国家和省里的平均水平。

吃完饭，走出“金昌食府”，我们又去了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当年农家”和文化广场、葡萄采摘园、农林科技示范园，还有在建的红街、国家农业公园、麦田大地艺术园等新景点。汉寿告诉我，县里已经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小岗村打造成国家5A级红色旅游景区。

三伏晒书

■ 四川广汉 张春波

延绵几天的雨停了，出梅入伏，郁闷的心情消散，绽放出“生如夏花之绚烂”的味道。

伏天，刚烈的阳光倾泻而下，人们晒“龙袍”，晒豆瓣酱，晒书，晒霉霉的心情，晒精神萎靡的灵魂……“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这是古代文人晒书的闲情逸致。对我来说，三伏晒书早已是童年的记忆，因为如今住楼房且通风好，书柜又放有干燥剂，书籍很少发霉了。

儿时，家居青瓦平房，屋中有一个竹制的书架，层层叠叠地堆放着杂志、小说、连环画等书籍。梅雨时节，整个房间十分潮湿，更有一股书的霉味在空气中萦绕不散。每每这时，母亲便会说：“等梅雨一过，这书也得晒晒伏了。”

于是，在一个进伏的午后，阳光明媚但不灼热，晒书正适宜。先在家门口将一块木门板放好，然后，母亲把书架上的书一擦擦地抱出来，我则将书一本一本摊在木板上。待书全部放好，母亲开始检查，发现有发霉现象的，就用半湿不干的抹布擦掉书上的霉斑；发现书有折皱、卷角的，就放在一块光洁的磨刀石下，将书压平整；发现书有脱页、破损的，就用胶水粘补修复。这个时候，我蹲在地上，边翻晒、边阅读，感到有些膝盖酸痛，便索性席地而坐，思绪随着书上的文字，遨游四海，纵横古今。

夏日晒霉，每家每户都将衣服、棉被等易发霉的物品拿出来晾晒，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可是晒书，却很少见，因而木板四周常常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也不乏爱书、品书之人。

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儒雅的老人，他是小镇上出了名的文化人，过年时经常给大家免费写春联。老爷爷翻了翻木板上的书，问我：“听说过晒书的风俗吗？”我很好奇，晒书还有风俗？“每年农历六月，江南一带有晒书的风俗。因为纸张的特性，易被鼠啮虫啃，易发黄长霉，所以每逢黄梅雨季后，定要拿出来在日头下晒上一晒，又称曝书。”我点点头。老爷爷又问：“听说过‘袒腹晒书’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东晋名士郝隆仰卧在太阳底下，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晒腹中的书。’后来便有‘袒腹晒书’这个成语。”老爷爷又说：“胸中藏书万卷，书生敢傲王侯。名人志士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成为大学问家，从小就要好好读书啊。”说完，老爷爷拍了拍我的肚腹，笑了笑，转身走了。晒书，竟有这么多的学问啊！老人家的话更是让我受益颇深。

三伏晒书，让阳光沁透书香，清凉一夏。其实，书页可能发霉，文字却是永远鲜活的，只要我们常拿出来读读、见见光，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生活也定会“晒”出自信来！